

世界高手格斗绝招

[美]吉尔比 著
陈福生 等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世界高手格斗绝招

〔美〕约翰·F·吉尔比 著
邹吉志 谢国平 陈福生 译
陈福生 校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世界高手格斗绝招

〔美〕约翰·F·吉尔比 著
邹吉志 谢国平 陈福生 译
陈福生 校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

邮政编码: 10001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6 印张: 4 字数: 80千字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27-150-1/G·22

定价: 2.50元

出版说明

《世界高手格斗绝招》是一本介绍世界各国格斗高手绝技密招的图书，包括英国的头功、印度的勒脖术、马其顿人的臀部攻击术、苏联内务部的摔跤术、巴黎人的吹气攻击术、巴塔戈尼亚人的踢击术等等，当然也有闻名世界的中国武术。全书图文并茂，且以通俗、散文语言写出，因此读来趣味盎然。

作者约翰·F·吉尔比，自幼酷爱格斗技艺，曾获柔道七段，空手道五段，对我国武术也颇有研究。他周游列国，通过模仿、恳求、甚至偷窃等手段，掌握了上述格斗技术。本意“学为己用”，但经不住出版商的再三恳求，终于将这些技术汇集成书，公诸于世。他自身是格斗的行家里手，介绍这方面的技术当然更加轻车熟路。

鉴于我国尚无这方面的专著，我们特意译出，供广大部队官兵、青年、格斗技术研究人员了解并掌握外国格斗技术之用。“强身自卫”，这就是我们出版本书的目的。

军事译文出版社

1991年10月

目 录

代序言	(1)
一、滞后点死术	(4)
二、利物浦的头术师	(13)
三、贝拿勒斯的拳击手	(19)
四、恒河的裆部击打术	(27)
五、印度的勒脖术	(34)
六、墨西哥的匕首	(40)
七、巴黎人的吹气攻击术	(47)
八、广东螺旋拳	(52)
九、内气增强术	(58)
十、马其顿人的臀部攻击术	(61)
十一、苏联内务部的武功绝招	(68)
十二、“出其不意”战术	(74)
十三、沙万蒂人的锁臂术	(82)
十四、巴塔戈尼亚人的“欢乐”踢击术	(88)
十五、西藏拳击术	(96)
十六、“法式拳术”的最后传人	(108)
十七、北京人	(117)
十八、伤害手段杂录	(123)
十九、气功大师	(128)
二十、冰岛纪实——结束语	(138)

代 序 言

“追求知识，犹如同美女
摔跤，乐在其中。”

——G·S·哈利法克斯

我早年就开始研究生存问题，我想，这是在我知道男女区别之前。研究工作一直延续到今天，涉及范围从目前广为人知的特种生存技能到个人秘密生存技能。

我很早就发现，最不知名的技能并不一定逊色。第一次有这种认识，是在一个下午，当时我才14岁。那时，我与比我约大10岁的两个年轻人，正要穿过公园去吃饭。这两人是镇上最好的街头拳击手。对于谁能击败他们的问题，从来没有争议，因为无人能击败他们。但他们两人谁最强，众说不一，我们从来不清楚。随着时间和格斗的考验，他们很受大家赏识。

我不记得，怎么会与他们碰在一起的（对一个小孩来说，这是一种荣誉），很可能是因为我花钱请他们吃饭。然而，我们穿过公园一半时，遇到一个有色人种的男人。他已上了年纪，靠着树，低着头，抽着烟斗，安然自得地喷吐着烟雾。

这两个年轻人，既饿又无聊，遇到这样的目标，就按捺不住。他们二话不说，走在我前面，来到那个老头跟前。老头仍喷着烟雾。突然，他们俩同时向他袭击，左右开弓，猛击他的脸部。然后，他们一面咯咯嘻笑，一面后退，想看 he 倒下。但他没有倒下。

这老头取下嘴里的烟斗，把烟斗里的烟草轻轻磕去，烟斗放进上衣口袋里。然后，若有所思地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似乎要找麻烦。”

现在是当冠军的机会，只要他们有谁能站在那里不动就行。但他们谁也不想倒霉，两人很快离开了那里。我有可能被当作同伙，因此比他们跑得更快。（我比他们小，所以更相信这种信条：胳膊拧不过大腿。）

经思考，我认为，这老头有较高超的功夫，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拿出来。他表现出最高格斗原则：不得已而为之。他的防卫能力已使受惊的歹徒迅速逃离。总之，我很钦佩他，因为我也一直钦佩其他有本事的人。从那天起，我开始研究徒手格斗方法。

我研究了知名度较高的体育运动，如西方拳击、摔跤以及日本的柔道、合气道、空手道和中国的拳术。目前这些格斗形式知名度越来越高，因此大多数人都相当熟悉。但是，那些在知名度较高的学派中，没有地位的较为秘密的个人格斗方法怎么样呢？谁来为它们说话呢？可是，谁能呢？

我在研究较为传统的格斗方法时发现，有名大师能用个人高度的破坏手段，做出可怕的事情。我通过诱

骗、恳求、模仿、甚至十足的偷窃，了解到的秘密格斗情况，有如对平常人的了解那么多。出版者力劝我把这些情况写出来，供读者探讨研究。

在我们进入正题之前，有两点说明：一、所有这些方法，都有危险性，十分危险！在掌握这些方法过程中，确实有过人员伤亡。因此，务必小心谨慎！在与朋友练习时，务必掌握速度和出手的位置。请把省下的力量，用在吊袋和其他辅助设备上。二、我不像小说家福克纳那样会写。我在此所写情况，全凭笔记和记忆，这可能会有人为的错误。另外，不重要的细节被省略了，情节戏剧化的华而不实的地方也被删掉了。但大师的实质性言行我未敢删减。

我认为，读者能从本书中学到格斗基本知识和格斗技能。如能刻苦学习锻炼，使这些技能成为自己的技能，那么，读者的生活肯定会充实。我的生活就很充实。

约翰·F·吉尔比
于冰岛 雷克雅未克

一、滞后点死术

“致命一击定死命”

——P·怀特黑德

滞后点死术，我已听说过多年。日本、朝鲜、中国的多种消息，都说有这种点死术。表面上，听起来似乎有点荒谬。但可肯定，击中要害的袭击可置人于死地——这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要使人相信，受害者本人几乎注意不到的轻轻一触，可使受害者体内在两个星期或两个月后，发生严重功能性混乱，以致常常造成死亡，这是不可能的。虽然，我多年来亲眼看到过很多不可思议的格斗绝技，但我也不愿相信。

在亚洲空手道体育馆呆了一些时间，我从没见过近似这种威力的表现。之后，1955年我到台湾。在台湾见过各种拳师：有的能象你夫人切蛋糕一样轻松地切砖头；有的在你身上轻轻一划，就会使你身上立即显出一条红印；有的在生殖器上能挂二百磅重的东西；有的可用筷子捉住活苍蝇；有的可把手插到没有动过的相当硬的土里，甚至深达肘部；有的用火烧手指。但是，我就没有看到点死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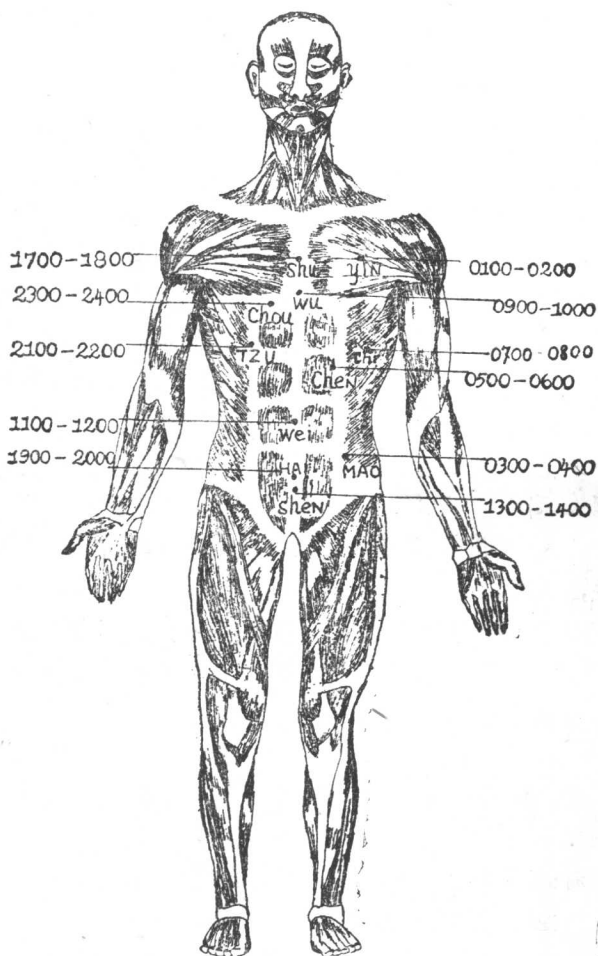
1957年我准备离开台湾。在我的船启航前一星期，我在台北见到了一位台湾有名的少林拳师欧新洋。他的拳术显得优美有力。他的讲话绘声绘色。（他的中国普通话讲得不差，我们可以不用翻译。）他借用人体解剖图说，少林拳师的出手，几百年来，总是以每天的时辰为依据。他说，在一天里，血流到身体各部位的时间是不同的。拳手应了解血流运行情况，并攻击血流到身体的适当部位。那样，伤是肯定的，甚至可能死亡。

他继续说，这种方法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是有把握的。无论哪个中医师，都会证明其正确性。诚然，如有格斗受害者找医生（很可能是被人送去的），医生可根据人体图进行迅速治疗。由于这些情况是内行所为，因此，这种伤势往往是由时间性攻击（与攻击的时间性有关，下同）所致。

这种攻击令人惊畏，西方无与匹敌。不过，我只是听他那么说。这种时间性攻击真行吗？我能否看到实例证明他的说法的正确性吗？

对此要求，欧的小胡子翘得挺高，但他的脸色一点未变。我马上说，虽然我愿相信他的话，不需要什么证明性东西，但在西方有很多怀疑者，他们不会相信。只有看到某些实在的东西时，他们才会相信。

他一声命令，打断了我三不四的话。一个25岁左右的年轻人，从房间的后面走出来。这人呆头呆脑，平滑肌很发达。欧离开座位，走向他的徒弟。欧没做什么准备，敏捷地在他徒弟的左腹肌上划了一下，但用力不



图中黑点代表人体器官部位，时间表示血液流到该部位的高峰时间，也是对该部位攻击的最佳时间。数字为部位代号：1.肺，

1500-1600

2.上心, 3.心,
4.肝, 5.胆, 6.胃,
7.小肠, 8.大肠, 9.
肚脐, 10.膀胱, 11.
脾, 12.肾。

大。一条红印马上显现出来——从这点看，我认为他是用指关节，而不是用整个拳头划的。

欧回到他的座位，这个徒弟蹒跚地走向一张躺椅，在其他两个男人的扶持下，瘫倒在躺椅上。欧评论说，由于这个时候（接近下午三点）攻击高血流器官十分危险，因此他做了一件最妙的事情——故意没有击中目标，只击在目标附近，仅仅为了显示这种方法的最小效应。

他拉着我的手腕，把我带到躺椅边。年轻人仰头躺着，他的整个身子在我看来像是一堆破烂货。他睁着眼睛，但目光集中不起来，发呆，呼吸急促，有呼噜声。我摸摸他的前额，不出所料，几乎是冰凉的，在出冷汗。

欧说：“你不会认为他还能进行格斗吧。”

我回答说：“是的，我认为他不能再格斗了。”

欧又继续说：“可是你们西方科学家对此作何解释呢？我在他那个部位只轻轻地划了一下，而在西方拳击比赛中，这要用很大的劲。在那些拳击比赛中，用这种力量，不但对对方无影响，反而自身可能受到对方的攻击。你必须记住，技巧和力量不是格斗的唯一要求，要知道所击的部位，也很重要。当然，你以前就知道这一点。但是你今天又了解了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攻击的时间性。我们的结局，不仅与技术有关，而且与时间有关。请记住这点。”

现在，那个年轻人吃了某种药，呼吸正在恢复正常。当我就他的身体情况表示疑虑时，欧回答说：“他

吃了药，就会恢复健康，但一个月左右不能打拳。这样，身体内部才有时间进行调节，将伤势治愈。”

我一方面有点疲倦，一方面也有点不自在。在示范以后，我们的谈话劲头小了，我想要离去。突然，我想起了滞后点死术。时间性攻击是否会显示出这种力量？他已慷慨地给了我好几个小时，我再占用他时间，良心有点过意不去。但我顾不上这些，又向他发问，问他听说过滞后点死术吗？

他没有马上回答。他静静地看着我，看了约一分钟或更长一些时间。我盯着他的眼睛，同时，内心斗争剧烈。我的理智告诉我，我要求太过份了——我已使他为难。

他讲了几句台湾话，我听不懂。那个年轻人躺在躺椅上被抬了出去。其他人也一起出去了，只留下一个男孩，可能15岁左右。然后欧转向我。

他说：“你的意思是，所说的滞后点死术，与你刚才看到的时间性攻击，是一回事。你说对了。不过，要做这种绝技表演不是大多数大师都能做的，即使最高级大师也不行。在台湾，只有我一人掌握这种技能。但我很少表演，即使向中国人。”

这时是他那天第一次出现微笑，他说：“理由是，这种攻击要比单纯时间性攻击，多少要难控制一点。因此，危险性就大一点。受这种攻击的对象也难找到。谁甘愿受这种点术呢？这种点术不仅会使身体，而且会使精神受到危险。我想，这种人是不大会多的，你说呢？”

我没有马上回答，以为他在开玩笑，会继续细说。

但他没有继续说。我烦闷地耐着性子微笑地坐在那里，等呀，等呀。

然而，我憋不住了，开了腔。我说，我无资格发表评论。我甚至连拳手都不是。我的年龄也不配发表这种评论。我的船一星期后就要开船，如此等等。

对此，他捧腹大笑。他举手示意，让我不要讲了。这时，我才真正明白，他刚才是在开玩笑。

他指指房间远处的男孩，那男孩马上走了过来。“我的儿子从未有过这种尝试，他很想试试。”欧这样说了一句，便开始演示。

我站起来注意地观看。欧用右手食指做了一下手势，就把食指在他儿子的肚脐眼下轻轻地触了一下。然后，他又转向我。

“好了，就这一下，气（内气或内部能量）就十分通畅。因为你要在一星期后离去，因此我把这点术的发作时间，定在三天以后。大概在那天中午，阿林将开始呕吐，一定会卧床不起。这样，你们西方人就不会说我在搞欺骗。在那时之前，阿林就交给你，作为我送你的礼物。我将在第三天，在台北联合饭店见你，到时见。”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阿林的脸上一一直带着微笑，步伐轻盈。他随我回到了台北。当我问他是否感到他父亲的点触时，他说没有。接连三天，我们没有分离，我也越来越喜欢他。他帮了我很多忙，甚至帮我包装托运的行李。

第三天早晨，欧先生来到我住的饭店，一身西方商人打扮。我们寒暄之后，在我们喝茶时，他问我是否一

直监视着阿林。我认真地告诉他，这个孩子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我们三人在这城里又脏又乱的闹市区散了一会儿步。回到饭店时，时钟的指针正好指在12点。我们走进房间，阿林的父亲和我坐在仅有的二把椅子上，阿林躺在床上。我们聊得很起劲，但我的心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时间。我谨慎地看看手表（中午12点零5分），这老人看见了我的举动。

“别着急，”他说，“事情会发生。我最好去做做准备。”

他一面说，一面打开他带来的小包，从小包里拿出几瓶各色液体。他把液体拿到隔壁的洗澡间，一个人忙了约5分钟，回来后，又坐到离床最远的椅子上。

又过不到3、4分钟，阿林主动打破沉默，开了腔：“到目前为止，绝对没有……”他拉长的声音断了。

欧站了起来，有力地说：“事情发生了。”同时，他走到床边，摸摸他儿子的脉。他儿子现在已失去知觉。又过了一分钟，他到洗澡间把瓶子打开，摇匀配好的混合液。

我走到床前，摸摸孩子的脉，几乎摸不到。孩子眼睛睁着，一点无神，使我很吃惊。我又回到座位上。我坐在那里完全不知所措，而欧并不在意我。他马上给孩子做急救工作，孩子很快坐了起来，恢复了知觉，然后又躺下，痛苦地呻吟着。他吃过一些药后，苍白的脸色

开始缓和。继又进行按摩，热敷、冷敷交替进行，又吃了一些药，阿林脸色开始恢复正常。

这时，欧才面问我。他没有掩饰他极度疲倦的神情。他讲话声不像以前那么温和。这好像在说：他已作了大胆的表演，几乎危及他儿子的生命，现在希望我从中得到教训。

“你清楚了吧。”他简单地说了一句。

“孩子会好吗？”我焦虑地问。

他疲倦地说：“会好，不用担心，他正在恢复。不过，刚才情况一触即发，非常严重。但这是我的问题。现在情况好了。阿林三个月后会痊愈，不会有后遗症。”

然后他又问：“你满意了吗？”

我告诉他，我很满意，并向他表示感谢。离别时，我多少有点不自在。我感到好像做了一些对不起这孩子的事。其实，我十分喜欢他。

不过，这次试验是十分成功的。我看到了滞后点死术。几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虽然后果不好。我可以证实，滞后点死术确有其事。同时，要对滞后点死术大师欧新洋表示敬意。虽然我满意地了解到这件事，但在我离开台湾的最后几天里，心情沉重，度日如年。不过，在我的船要启航的最后一天，当我在甲板上看到阿林在微笑，看到他父亲从一辆三轮车上跳下跑上码头的时候，我的低落情绪一扫而光。他们一直在招手，直到船离码头很远，他们的身影模糊不清。我想，他们知道我很难过，他们是来消除这种情绪的，他们成功了。